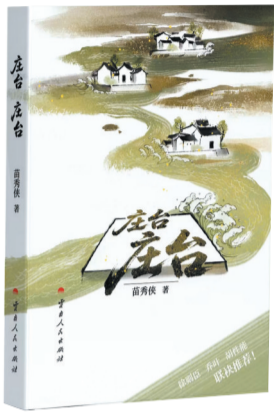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苗秀侠：笔绘淮河庄台魂 情凝皖北大地心



历时三载深耕，数度深入蒙洼，作家苗秀侠以淮河蒙洼蓄洪区庄台为落笔点，凝萃七十余年时代变迁，创作出被称作“淮河新史诗”的长篇新作《庄台 庄台》。这部以复调结构铺展八个鲜活故事的作品，扎根淮河文化沃土，紧贴庄台普通人的命运轨迹，在宏大的时代叙事中糅进细腻的个体情感，让庄台人与水共生的坚韧、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，化作跃然纸上的文字力量。为故乡立心，深耕皖北与淮河题材数十年的苗秀侠，始终以文字为桥，联结土地与人民，在新时代的语境下，勾勒出淮河岸边山乡巨变的生动图景，诠释着淮河文化与皖北大地的精神内核。

记者 张亚琴



苗秀侠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文学创作一级，曾任《清明》杂志副主编、《艺术界》杂志主编。现为安徽省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。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您历时三年完成长篇新作《庄台 庄台》，这部聚焦淮河蒙洼蓄洪区的作品被称为“淮河新史诗”。创作这部作品的最初动因是什么？

苗秀侠(以下简称苗):说起长篇小说《庄台 庄台》的创作动因，首先得从“庄台”这个特殊的载体谈起。庄台是淮河文化的鲜明符号，是淮河蓄洪区特有的一种防洪工程。为抵御洪水，生活在蓄洪区的人们，把房屋建在泥土砖石垒筑的土台上面，因而，村庄被统称为“庄台”。淮河一千公里长，百分之七八十的庄台都集中在我写的阜南蒙洼这一带。其实写作《庄台 庄台》最初的种子，早在三十年前就埋下了。其时我在家乡报社当记者，到蒙洼蓄洪区采访时，第一次见到庄台这一特殊的专属蓄洪区人们的居住模式。我看到了“一线天”的逼仄——因庄台面积有限，居民房子挨着房子，中间只留几尺宽的步走道。

洪水过后的房屋，墙上留着水渍，庄稼地里散落着洪水冲来的垃圾，一片狼藉。但庄台人从不长吁短叹，水来就撤，水退就回，脱坯打墙盖房子，牵牛耕地种庄稼。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，庄台人骨子里的坚韧与宿命，就是与水共生。这种与命运博弈的坚韧，让我深受触动。2021年，再次见到庄台，让我惊喜不已。庄台既有旧时光的印记，更有新时代的蜕变，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，庄台实现了亮化美化，变成了花园式的居所，原住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。从过去的苦难到今天的安居乐业，七十多年沧桑巨变，我觉得应该有一部作品来记录这段历史。

三载磨剑，为庄台立传

记:为写这本书，您多次深入王家坝、走访庄台群众。在田野调查中，哪个人物、哪段故事最触动您，甚至改变了您的写作走向？

苗:为写《庄台 庄台》，从2022年8月起，我多次到庄台收集素材，坐在田埂上和庄台人聊天，跟着放鸭人哼唱淮河小调，和手艺人一起编杞柳。每个庄台人的故事都让我难忘，但如果最触动我的，是几位典型人物的故事。他们的故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写作走向。比如那位养牛老人的故事。有一年开闸蓄洪，水势太大，庄台上浸了水，牛受凉病倒了。老人坐着救援队的小

船，带着老牛去镇上看病。船上还有一名孕妇、一个生病的老人，都是赶往医院的。行到洪水中间，浪头大起来，小船超载进水了，随时可能沉没。这时候，老人站起身，轻柔地呼唤着他的老伙计，把牛唤到船舷边，一膀子推进洪水里。一船人平安了，他却永远失去了相伴多年的老牛。讲述往事时，老人双眼含泪，却言语坚定：“我们庄台人，就是这性格，舍小家保大家不是嘴上说说的，是一直这样做的。牛没了，我再养；人命重要，人绝不能出事。”还有一位90多岁的“活历史”老人。他亲历了修淮河大堤、建庄台、当村干部，七十余年的人生轨迹，几乎就是一部庄台的变迁史。他给我讲的每一个细节，从当年筑台的艰辛，到一次次蓄洪的抉择，都比我设想的鲜活。

这些故事让我对庄台人的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他们不是不知道失去的痛苦，而是在痛苦面前选择了担当。这让我意识到，我的写作必须扎根于这些真实的生命纹理，我要写的不是某个英雄，而是一群普通人在命运面前的抉择与坚守。这种“小人物”身上的“大性格”，后来成为整部小说的精神底色。

深耕乡土，凝淮河精神

也有“乐观向上”的生命态度。

记:您早年做过记者，后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，担任过期刊的副主编、主编。多重身份如何影响您的观察视角与写作方式？

苗:媒体人的经历对我影响至深，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新起点。在报社工作时，我做副刊编辑，也写社会生活类稿件。写新闻特写时，我不自觉地把小说中的悬念和细节设置融入进去，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；反过来，做记者的采访经历，也让我听到了无数精彩故事，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。可以说，记者与编辑的多重身份，是我写作的“双重底色”，让我的观察视角更立体，写作方式更扎实。

记:您的创作始终贴着大地、写普通人的命运。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”的主题下，您如何平衡宏大叙事与个体情感？

初心如磐，守文学热土

成一名“初学者”。每写一部作品，都是一次新的挑战。最后，是对“生活”的热爱。我喜欢走进乡村，走到城市每个角落，观察人间烟火和日常美好，感受时代变迁，始终保持对生活的敏感与热爱。只有自己热爱生活，才能写出有温度的文字，才能让读者在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。

记:继《庄台 庄台》之后，您下一部作品的创作方向是什么？是否还会继续书写淮河与皖北题材？

苗:我会继续书写淮河与皖北。这片土地有太

苗:我的方法是“视角下沉”，用“小”承载“大”。厚重的时代感容易流于空洞说教，过分接地气又可能消解历史深度。实现两者的和谐共振，需要从微观视角切入——聚焦个体或小群体的具体生存体验，通过小人物的眼睛观察时代变迁。我始终相信，“宏大叙事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”。庄台七十年的变迁，从蓄洪抗洪到脱贫攻坚，再到乡村振兴，看似是宏大的时代命题，但最终都落到了每一个庄台人的日常里。所以我选择从微观视角切入，聚焦八个不同年代、不同身份的普通人——有见证历史的老人，有扎根乡土的村干部，有返乡创业的驻村干部，有靠养殖致富的农户。他们的喜怒哀乐、生死抉择，就是“山乡巨变”最生动的注脚。通过这些个体故事，我既写出了庄台人的精神图谱，也让宏大主题有了温度与质感。让时代在小说细节里呼吸，让鲜活的人物、真实的语言、琐碎的日常，溶解在具象的时代精神中。这是我理解的宏大叙事与个体情感的平衡之道。

多值得写的故事，我写了四十多年，还没有写完。通过写作《庄台 庄台》，我对淮河文化的理解又深了一层。下一部作品可能会聚焦淮河岸边的非遗传承，或者写写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年轻人的故事。具体还在构思中。

有一点是确定的：我会继续贴着大地写，写普通人的命运。淮河与皖北，是我写作的根脉和“精神家园”。与故土的血脉相连，是我永远写不尽的主题。如果说《庄台 庄台》是向庄台致敬、向庄台人致敬、向时代致敬，那么下一部作品，我想向淮河两岸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致敬。

记:从《皖北大地》《大淞水》到《庄台 庄台》，您一直深耕乡土与淮河题材。您如何理解自己笔下“皖北大地”与“淮河文化”的精神内核？

苗:从《皖北大地》《大淞水》到《庄台 庄台》，我始终深耕乡土与淮河题材，在我心里，皖北大地与淮河文化的核心，是“水的韧性”与“土的根性”的共生。皖北大地是厚重的、深情的，生长着最朴素的庄稼和最坚韧的人民。而淮河文化，我用四个字来概括：“顺水而生”。皖北大地的底色是“厚重”。这里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，也是淮河文化的核心，广阔的土地孕育了最坚韧的生命。皖北人骨子里有“不服输”的劲儿，像皖北平原的河流一样，遇弯绕、遇阻进，却始终向前奔流。这种性格渗透在我的每一部作品里。而淮河文化的核心，是“与水共生的智慧”。淮河不是“敌人”，而是庄台人的命运共同体。历史上，洪水带来灾难，但庄台人学会了“水来筑台、水退种田”，把“坏水”变成了“宝水”。这种文化里，既有“舍小家为大家”的奉献精神，

记:您从事文学创作四十余年，获奖众多。在当下快节奏时代，您如何保持写作定力与创作热情？

苗:我常说自己是“十六岁”，因为我的文学写作始于十六岁。那年我坐在田埂上，遥望天边，满心迷惘和绝望，于是让文字来表达一个少女解不开的人生困惑。就这样，写作开始了。在当下快节奏时代，保持写作定力与热情，靠的是“初心”与“敬畏”。首先，是对“土地与人民”的初心。我始终认为，作家的根在大地上，人民是创作的源泉。每次深入基层，与百姓聊天，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，我都会被深深打动。其次，是对“文学”的敬畏。写作四十余年，我始终把自己当